

—

成边缓缓地坐到凳上,望着满席的菜不动箸。他没心思吃。这不是浪费不浪费钱的问题。他认为年夜饭要在家吃才有年的味道。买菜做菜,洗碗刷锅,一家人分工合作,弄一大桌菜肴,与亲戚朋友一起,道时事,话家常,猜拳行令,酒肉饭饱,然后吆三喝五地打牌守田坎,天南海北地吹牛,甚至脸红脖子粗地掰弄事理,最后踏着东倒西歪的步子回家。主人家哪怕辛苦点,却亲情满满,其乐融融,大家都惬意。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把年夜饭弄去酒店吃了呢?寥寥数人,吃了一走了之。开始成边认为儿子他们懒,不爱做家务,没有了耐勞的品质,现在成边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儿子成立端起酒杯:“敬各老一杯,女士就以菜为酒。”成边用箸举起几根倒耳根。成立诧异地看着每天都要喝几口的父亲,今天却不开口,转而一口酒下肚:“这一年几位老人带孙子辛苦了,我感谢你们!”成立媳妇就给几位老人夹菜,老人就给孙子夹菜,嘘寒问暖地围着孙子转。

三代人,在席上没有共同的话题,对眼的就是这个菜好吃那个菜不错,这个造型惟妙惟肖,那个为谁特别点的等。成边想说什么,比如这一年大家哪个事做得欠妥,该怎么怎么做才对,那回那话说得不得体,该如何如何说才恰当,用成边的话说,年终了,家里也该像单位一样,开个总结会,对成员一年来的所说所为有个反省,这才有益于日后。他却把这些话给咽了肚里。有次成边说成立,对老百姓不要熬凶神恶煞的,在坚持原则政策的情况下,要多点礼遇,成立怏父亲说:“对刁民越客气他越刁。”“只有政策才能教育好你!”结果两父子不欢而散。这类事堆积多了,就成了难熔的冰。在成边的心里,这都是他妈给成立从小灌輸“反父”的结果。所以对怎么过年,儿子要做什么,怎么做,他都不发表意见,被问到啥,只是嗯嗯几声。

成立见父亲像哑巴,要怏几句,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也许是自己已经有了儿子,该做出榜样,也许是想着这是年末,别弄得不愉快,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过年才是。他给父亲夹了点菜,见母亲和岳母追着外孙喂食,就和岳父喝酒,拉起了家常。

成边没一点胃口。一看桌子上,连鱼也没有,他们把年年有鱼(余)也给丢了。他觉得乡下那年夜饭上的什烩坎子鸡鱼羊夹沙肉,全是自喂自宰的土货,那才是正宗的年的味道。成边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给亲家道了别,去了滨江路。

这道,靠长江边,风大,还裹挟着寒气,袭人。路旁的树上,挂着碗大的灯笼和着缠绕的灯带,发着垂头丧气的光,还一溜烟地在眼里划出了一道射线。路上行人稀少,高楼之窗里透着比平时多而亮的光。也许他们正在吃年夜饭,或在候着那晚会,也许他们一家子正聚在一起打牌。成边想,人们的年夜饭在敬灶神土地公公和老祖宗没呢?自己小时候的年夜饭呀,那才有特色。父亲把蒸好的猪头放在方形的托盘里,让猪嘴含着发着火鸡的香,依次端上猪圈旁,灶上,垌坝边,点香烛烧纸钱,说着“不忘你保佑我们衣食无忧……”之类的感恩和希望的话。然后是叫饭,把年夜饭上要吃的东西,分别分一小部分,装在盛器里摆放在桌上,每个桌位放着盛着酒的杯和摆碗的碗,筷子放在碗正中,筷尖均指向桌子中心,父亲就请闲间的各位祖宗来用餐,随后对着桌子磕头拜年,并继续说着保佑下辈人丁兴旺手出门抱财归家之类的话,然后在桌边烧上纸钱。十来分钟后,就请祖先们下席,去领桌边刚烧的过年钱。这番如此后,家人才上桌吃饭喝酒。算上对祖宗的这一敬,成边把这套程序称之为“三敬一叫”。这仪式被成边传承了下来,到儿子这儿却卡了壳,不动了。

那是儿子当公务员的第三年,成边还住在乡镇上的老家里,年夜饭进行到“三敬”时,成立就出大声音了:

“菜都冷了,还是先敬活人要紧!”

成边蹬儿子一眼。

“亏你还是位老师,满脑子的迷信。真不知道你是怎教书育人的!”

成边的眼瞪得如黑桃,完全鼓了出来:“我怎教书育人的?我教他们不忘祖宗,我教他们咋孝顺老人,我教他们要心存感恩!”成边知道,鬼神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敬神叫饭,他们也不能真正品尝到食品的色彩美味,但这是传承别忘本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文化,就犹如菩萨耶稣太上老君是一种文化一样,他忌讳和不能容忍的是,别人贬责他的职业和质疑他的师德,更何况这还是出自儿子之口,并且还有对老辈不尊之味,他愤怒了,像发怒的雄狮一样咆哮起来,“你公务员了,了不起了,翅膀长硬了?可以藐视侮辱你父亲了?——数典忘祖的东西!”

“我好心好意地回来过年……”

“受委屈了?我让你委屈深点。”成边找能打人的东西,“过去没教好你,我现在吃次回锅饭,教你怎么做!”

成边的老婆赶紧护着成立:“这是我的儿,你不痛我痛,你敢打他,我就和你拼命!”成边气得差点背过去气。父亲那辈人,

家族多有凝聚力呀,别说父母,就是大哥指东,兄弟姊妹绝不往西,儿女更是这样。而我,怎么就做不到了呢?都是这败家婆娘!他愤然地摔门而出。

此后,成边再也没过年夜饭。儿子要弄,任他弄,他妈要弄,更不帮忙。退休后,尽管儿子在城里给他们老两口买了房,成了城里人,物质无忧了,但他却对老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没法传下去而感到无奈、自责和伤感。

他被凛冽的河风刺出了寒战。没叶的树,孤独而顽强地矗立在这寂静的环境里。冷冷的滨江路和街道,没有小时候那种呼朋引伴,欢呼雀跃的喧嚣年味。他拉上羽绒服的帽子罩着头,往家里走去。

二

“怎不把西北风喝完了回来?”老婆噙着坚果,盯着电视屏幕说。成边没正眼看她,也不回应,换了鞋,刷牙洗脸后就烧水烫脚。

“儿子好心好意地请你去吃年夜饭,你还做起那个戾样子,像借了你谷子还你糠头,一张戾脸,扯求不伸。”

成边没好气地说,“拨的弦不同,奏出的就是北调南腔。”

老婆是初中肄业的顶替工,没啥文化,似懂非懂地瞥一眼成边,不知咋回答,就自顾自地看电视节目了。

成边坐在沙发的另一头,趁烫脚的工夫看看电视节目。老婆占着电视频道,只有跟着看那联欢晚会。看了一会,觉得没啥看头,全靠高科技弄出点眩幻的东西在那儿博眼球,其实编导都很努力,就是没能弄出点接地气的东西。烫好脚,成边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斜靠在床背上刷着手机里的视频。

他们两口已分居多年,如同租一屋的男女,互为熟悉的陌生人。三观不在同一层面,是相互排斥的磁場,说话就翻山越岭南辕北辙的,顶嘴讥讽是常态,时间长了,就没有了交流,也无法交流,连“吃饭了”都难得说,更别说夫妻的亲密缠绵。他们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和精神茧房里。此时的成边,在视频号里遨游。墨尔本、新西兰、西班牙也在过年,窄窄的街道,人流水泄不通,遍地的中国红和飘浮着鞭炮的硝烟,大头“狮子”在鼓点中扭动着灵动的身躯玩着杂技,笑面和尚打着济公扇,不停地转换着方向,对着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绽放着憨态可掬的笑容。连老是要与我国脱钩的美国,一肚子坏水常使阴招的英国也在过中国年。这种毫无拘束共庆同乐的中国春节模样,难怪被洋人学了去?还像模像样地过得津津有味。

快到子夜,鄂尔多斯烟花,像战场上的交火,到处闪烁着高低搭配的火力,哗哗啪啪的声响,此起彼伏,阵阵烟幕在城市巷道中升起,然后扩散在夜幕里。重庆的无人机和烟花的不同图案层出不穷,组合得也美轮美奂……中国老师的过年,也没能落下西洋徒弟多少。成边边想边刷着视频。

广东的东兴烟花也在夜空中开出朵朵艳丽的浪漫鲜花。东兴就在中越的边上,看越南网友评论,羡慕得垂涎欲滴,他们那边也燃放烟花爆炸。其实,我们很多地方也燃放,弄得过春节冷冷清清的。“专家”说,为了安全,为了不污染空气。放了几千年的鞭炮,老一辈比现在的人还长寿,我祖母一百零八岁才离世,经过战争硝烟的军人,大多活过了八九十甚至过百岁。不知道这些专家,为什么“研究”出这些理由,来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端午节的龙舟,被邻国弄去申请了世界遗产,听说,这个国家又把鞭炮拿去联合国申遗了。再过一些时候,我们的下辈就没有了“爆竹声中一岁除”的意境和意义。要是祖先有灵,一定会翻身起来猛敲耳刮子,大骂我们是不肖子孙。

好在政府已在传统文化上做起了功课,千方百计地做到儿全齐美的办法让他们过好节日。成边觉得,鄂尔多斯东兴重庆等城市走在前面,传统与科技时尚融合,也是值得摸索探究的过节方式。

成边颈部有了不舒适,坐直身子,伸伸懒腰,转了转头,觉得舒服了点。

电视里主持人开始了给全国人民拜年。窗外也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成边的家在城边的30楼上,面临与长江相会的赤水河,然后是浅丘起伏的农村。来到阳台上,那声音更大更响亮,拉歌似的烟花此起彼伏地升腾,爆响后五颜六色的闪光,映衬出隐隐约约的别墅农舍,朦胧延绵的山丘轮廓,躺在由近及远的夜色里。这叫送年接年,就是送走邪恶的旧“年兽”,迎接祥和的新“年兽”。

成边老家在一个满是木板房的乡镇上,他师范毕业后就分配在乡下的学校教书,直到退休儿子让他搬进城里。成边还记得那时候接年的情景。每家都早早地准备了鞭炮,穷的家庭也不例外。到除夕与新年交接时,家家户户大人小孩从屋子里涌出来,满街道里就响起齐鸣的鞭炮声,比刚才视频里的还激烈,大家都在这声音和硝烟中奔走相告,手舞足蹈。平时有矛盾的两家,这时候都互道问候,啥仇怨也就送走了。孩提时的成边,最爱做的就是点鞭炮,香头烧出的红点挨一下引线,捂着耳朵即刻跑开,如没点着,又挨,点着后,就跳一边,看着发着吡吡声的引



□ 张 旬

三

线和随机机枪似的声音,觉得那火药味特别好闻,自己就像在战场上,在满是翻腾着的硝烟里穿梭跳跃,就像父亲抗美援朝的战友王成,宛如一个奋勇杀敌的“战士”。在听觉视觉嗅觉和无以言说的快感得到极大的满足后,激增的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在成边的身体里,年过完了都难以消散。

三

吃了元宝,挨到了九点过,成边忍不住给儿子打电话叫起床去上坟。打了几次,成立才接,声音都还在睡意蒙眬中。过去,父亲刚出声,成边翻身就起来,没有一点怠慢。上坟要放鞭炮,放鞭炮就要点鞭炮,这自然是成边高兴的事,当然还有父亲的威严镇着,成边不敢违令,就是当老师了也是如此。哪像现在的年轻人,读了几天书,就生出了“反骨”,就敢违令抗父,特别是在“逢父必反”惯性的自持下,成立尤为如此。成边想重言几句儿子,老婆的警告却紧跟了上来:

“老大初一的,别给儿子招来一整年的晦气。你倒是给我忍着点!”

来到儿子的住所,成立还在蒙头大睡,儿媳在煮汤圆。川南地区正月初一吃的汤圆叫“元宝”,就是团团圆圆,来年钱财满贯的意思。儿媳随孙子的叫法问爷爷吃没,没吃,就还煮点。成边说吃了,径直走到成立床边,一把掀开被子:

“太阳都晒着屁股了,怎么还在睡!”

“昨晚喝高了。”

“快10点了”

“要不你去嘛,我还睡会儿。”

成边正要发火,孙子在儿子旁被惊醒,诧异地看着成边。成边向孙子道了歉,去抱他,孙子瞪着眼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父亲。成边就逗了逗了孙子,也不等孙子起来给自己磕头拜年,从口袋里掏出红包给了他。回到客厅的沙发上,说:

“这事由不得你。”

正月初一上坟,就是给老祖宗拜年,这是各家必做的功课。成边觉得自己在向老年奔走,腿脚在慢慢地不听使唤,说不定哪天就走不动了。他想带着儿子去认识下各个老祖坟,打算把这事交给成立。

“我等你。”

成立无奈地起床,用手掬了几捧水急速地洗了脸,快速地吃下六个寓意六六大顺的元宝,扛上几件鞭炮。成边说带上孙子,儿媳说还小,怕受了风寒。成边只好提着其他上坟的东西,随儿子出了门。

坐在副驾上的成边,给儿子讲着家乡过年的习俗,偶尔也看看车外毫无生机的风景。成立只是嗯嗯着。一会儿成立发问,老祖坟怎么远而分散。成边说是为讨个好风水,好风水能旺子孙。成立说这是反科学的迷信。成边说,这是先人从住宅与人的关系中感知出的一套学说。宅分阴阳,活人住的叫阳宅,逝去的人住的为阴宅。早上开门就见美丽的风景,你的心情会如何?长期在愉悦的浸泡下,人的思维和认知能力都要强和准确许多,做事也就少有失败的,这就叫旺了财运。人逝去后,下辈也照这理给老辈选葬址,在阴宅里,老辈过得开心,就会护佑下辈,活着的人心里也就得到了慰藉。这就叫心理暗示,这不是科学?心理暗示是个奇怪的东西,没病的人老想着得了某种病,时间长了就会得那种病。成立说,这是歪理邪说。

“几千年留下的东西,没有现实的印证能传下来?”成边说,“存在就是合理的。”

“为了钱财,不顾手足之情大有人在。这也是合理的。”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某些人在后天的铜味里待久了给熏黑了本性。这话成边没出口,他不想与儿子怼,这事非一日之寒,也非一时半会靠少数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坚持不懈的国家引导,社会教化,家庭的耳濡目染才能回归本源。

“做好自己。”成边转而说道,“在城里待久了,出来透透气,看看风景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事。”

成边带着成立和家族的人拜了列祖列宗的坟,已过了晌午。他们每年拜坟都是大大小小的几十人走在一起,边走边谈天说地,说着小时候相互的糗事。说得最多的是家族的来龙去脉和评论某某祖坟风水的优劣。同行的一位老辈说,湖广填四川时,一起来的是几兄弟,开始是在重庆安生,后来的

兵荒马乱,有的就搬到这大娄山里避难。胆大的就仍留在重庆或去了成都。来大山里的,撒布在这方圆几百公里的山上山腰山洞里。我们这一房,是高祖与兄弟闹矛盾,一气之下,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从大娄山来到了这儿。现在在九谷沟里还有座天祖的坟,我们从没去拜过,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的族人。一位堂弟说,明年正月初一大家都带着小辈们去认认祖和同族的兄弟姐妹。成立看了父亲一眼。成边明白,这一眼,是说啥事都八竿子打不着的本来,有啥相认的价值。成边也瞥儿子一眼,转而对堂弟们说:

“每家都有车,愿去的都去。”

成边的父母埋在大娄山与四川盆地结合部的一个山坡里。成边带着儿子到这儿时,也是下午。父子俩给坟铺好纸钱,在坟前点燃香烛,摆好肉酒糖果祭品,放好酒杯,往里倒满酒。成边跪在父母坟前,大声念叨,就怕儿子没听见:

“妈,老头,我腿脚不便了,带你孙子来给你们拜年了,今后我来看望二老的次数就少了,你们不要怪罪儿子啊。”说罢长跪不起,他想到父母在世时为家为儿女含辛茹苦地做的点点滴滴,声音哽咽,眼泪流了下来。

成边起来后,叫儿子:“给你祖父母拜年吧!”就去烧纸钱,烧了很多,让父母在阴间也不拮据,不像在世时的囊中羞涩。

拜坟的主程序已过,就是放鞭炮。成边看着袅袅升起的青烟,听着贯耳的声响,看着像自己小时候点鞭炮跳动着的成立,似乎想到了啥看到了啥,抿着嘴露出了笑容。

成边叫过成立坐在拜台的边上:“每年的正月初一和清明拜望你祖父母后,我都要在这边上坐很久,一是陪陪父母,熨烫一下他们老的时候没陪伴他们的遗憾,二来也观山望景,给自己因这因那紧绷着的心情松松绑。我理解你们公务员的忙碌和辛苦,你闲了的时候来这儿坐坐,解解压,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停顿了一下,成边站起来说,“你看,这风景多美呀!”

然后指着周围的山形水势,给儿子介绍起来……

四

成边给几位还在世的老辈拜了年,与发小等几位伙伴喝了几次小酒,日子一下就跑到了正月十五。

晚饭例照是团年饭。成边、亲家和成立三家七口,虽然不满席,但还算是一桌。桌上仍是山珍海味的佳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成边的情緒,还是在家里弄的。主厨是成立媳妇,两个儿媳打下手。成边叫成立媳妇为“孙子妈”,在他眼里,如今的小媳妇都懒,更不会弄吃的,孙子妈是其中的另类,不仅会做中餐,还能弄西餐,还准备在家搞个第二职业,做西餐外卖。孙子妈能干,有经济头脑,也很孝顺,婆家需要添置点啥东西,只要孙子妈知道了,她就不动声色地从网上给买来,对成边也从不愁,有不赞成成边的一些说法或行为,也不与其争论。成边觉得,现在做儿女的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成边很尊重她,有啥事把儿子摆一边,都与她商量。

饭后孙子妈提议去荔枝广场看灯。成边老婆说身体有点不舒服,赶回去吃药。男亲家说没看头,女亲家本来想去凑热闹,看老公不去,也就跟着回家。成边笑她,她说:“秤不离砣,公不离婆。”成边想到和老婆的“各行其是”生出了汗颜,觉得自己是在笑自己。成边今晚高兴,就喝了点酒,原想回家看电视,见孙子妈说,才知道荔枝广场有“彩灯”,过大年,一家人也该在一起。成边就跟着儿子一家去了那儿。

这广场是前些年县城急剧膨胀时新建的,因为本地的特产是荔枝,全球纬度最高,味道独特的晚熟品种,那年弄到开奥运会的北京卖到了千多元一斤,为打造这一品牌,就把这命名为“荔枝广场”。广场一边的坡上,面对长江塑有胖胖的杨贵妃和侍女的汉白玉雕像,连接高速公路的道路就从贵妃的脚下经过。成边觉得那名没意思,不如“胖姐广场”好。他从圈子里的人出去玩,都说在胖姐处集中。开始人们不知道是哪儿,知道了后就哈哈大笑:“这成边还真想得出来!”这用得着想的么?那名还暗合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这多有文化范呀!

在灯光的映照下,各种彩灯造型,情态饱满,憨态可掬,寓意万分。转了一圈,没灯谜可猜,无对联可对,无一点兴奋。过去家乡的元宵夜多热闹啊,人们倾巢而出,说万人空巷一点也不为过,彩龙在鞭炮的亮光和硝烟中跳跃飞舞,呼朋引伴的人们,笑声盈满街道,那街道尽管窄窄的没现在宽,但修长,像一道七彩的飘带,挥洒着浓浓的烟火人情。而现在——全是“砖家”给弄的!成边心里骂着,面对冷冷的“马”,想回家了。但他还没有理由离开这儿,否则,儿子会说自己不合时令,怪癖高冷,清谈怪论。

“电话一响就走。”成边想。他在等一个电话,他与发小等几位伙伴有约,只是现在电话还没来。

“无人机,爷爷快看!”孙子妈招呼成边后,再抱起儿子,指着无人机闪烁着的光和队

形说着啥。成边知道,这是儿媳怕冷落了自己,让自己有个存在感而为之。成立就不是,他的心不细,哪怕是过时过节也不给父亲打电话,成边就逆向打电话问候他们。说到此事,成立就说,没事打啥电话嘛。人老了,就希望下辈常有点片言只语的安慰。成立说,孝是行动而不是语言。这让成边常感无语。

“爷爷,抱抱。”一双小手从膝下伸上来,成边被孙子拉回到现实。这又是孙子妈使然,他很赞成孙子妈这样的做法,也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爷孙的亲近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叫公。”他抱起孙子纠正道。

“公是什么呀?”

“就是你爸爸的爸爸。”

“爸爸的爸爸不是叫爷爷吗?”孙子翻着小眼睛问,“为什么要叫公呀?”

“我叫爸爸的爸爸就叫公。这是祖辈传下来的叫法。”

“祖辈是什么呀?”

“祖辈是我们的根,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也没有我们过年打铁水花要龙舞狮呀!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那我就叫你公!”

“多土呀,叫祖父也要好听得多。”成边插话道。

孙子明白似的“嗯”了下,对在夜幕中上下翻飞的无人机,提了一大堆“为什么呀?”成边逐一回答了孙子的无人机的起飞转弯上下飘动转换队形和灯色的交替以及所表达的意思等等“为什么”。成边感到累了,放下孙子,叫他去他爸爸处,孙子奔向了他妈妈。孙子妈对孙子竖了个大拇指,眼里满是赞许和欣赏。

看着成立或站或蹬,对着媳妇和儿子转着圈拍照,他冒出一丝丝快感。成边正在若有所盼时,电话突然响了。他故意在儿子身边接了电话,忙说就来就来,就匆匆告别儿子一家,径直走了。

五

成边到住的小区休闲广场时,发小和伙伴们已忙了多时。地上大半小气球充满了气,一条牡丹图案的床单,十多支结婚典礼上用的礼花炮,还有一只塑料盆和画着大眼大耳大嘴的不锈钢盆,大小各一對不锈钢锅盖以及一些头饰静静地躺着。发小还在全力地用脚踏充气泵给气球充气。围观的许多人也过来帮着,没充气工具就用嘴吹。不会,全部工作准备就绪。

本想自娱自乐一通,成边没想到看热闹的人颇多。伙伴们说成边是教师,就要他讲几句。成边也没推辞,清了清沙哑的嗓子,说,为啥要接年,为啥要送年,用些啥形式,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重大节日,发展到现在,已没有了迷信糟粕的成分,成了华夏民族的“狂欢节”。今天我们没条件讲究精致,以节约为要,就地取材。要龙灯涉及的人多,也没条件做,只舞狮子,大家图个高兴。随后他指定了安全员,安排好一切后,双手围成喇叭,大声说:

“送——年——!”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咚咚咚锵……”

塑料盆为鼓,不锈钢锅盖为锣,这小区里敲出了大年的土音符,虽不怎么悦耳,却颇有节奏。开场“鼓点”响后一会,牡丹身子,嘻牙裂嘴的狮子出场,摇头晃脑,秧歌步,跳跃步,俯身贴耳,低首扭臀,轮番演绎,交替进行。尽管狮子不会眨眼,不会放电勾人,在场的人脸上也笑成了一朵朵花。狮子踢开气球,沿着场地边沿和场地中心舞了几圈,成边又叫“泼水花——”两位年轻男女随即连续按下礼花炮的机关,“嘭嘭”的声音犹如放礼炮,七彩纸条成串地喷上天空,又天女散花般地转着身躯缓缓地摔在地上。然后是“放鞭炮”,成边的指令还没落下,人们像归巢的蜂群涌向气球。温柔地躁的,使劲躁的,跳脚躁的,扭着迪斯科躁的,“气球鞭炮”也踏出了百花齐放。场外的人,牵手成圈,舞着手臂,迎着赶步,发出“嗨,嗨,嗨”的喊声。这声音和着笑声,与“鞭炮”声汇成一曲独特愉悦的交响乐,充盈在广场的上空,向夜空漫去。

成边突然觉得那“嗨嗨”声,就是舞龙灯人在鞭炮声中的号子。他仿佛回到了几时的场景,这场景尽管缺了他觉得闻着舒服的硝烟味,却让他兴奋不已,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打发已按捺不住的冲动,佝地躺在地上,滚向气球,像为战友开辟前进道路的滚雷英雄,滚着、滚着……

几个小孩也有样学样地在气球堆里翻滚起来。成边感到自己快与一个小孩对撞时,停下了,细看是自己的孙子。然后成边抱着他躺在地上,再举向空中,爷孙俩对视着大笑。突然,孙子指向人群:“爸爸妈妈都在那里!”

成边站起来环视四周,儿子儿媳正微笑着看着他。他抱着孙子走过去,孙子滑到儿子怀里。成立凝视父亲一会儿,说:

“明年我给你们组织!”

“给他们——”

成边指指孙子和还在翻滚的小孩说。

本版责编:农 夫 常 弘